

当代中国手机小说名家典藏

苍天亦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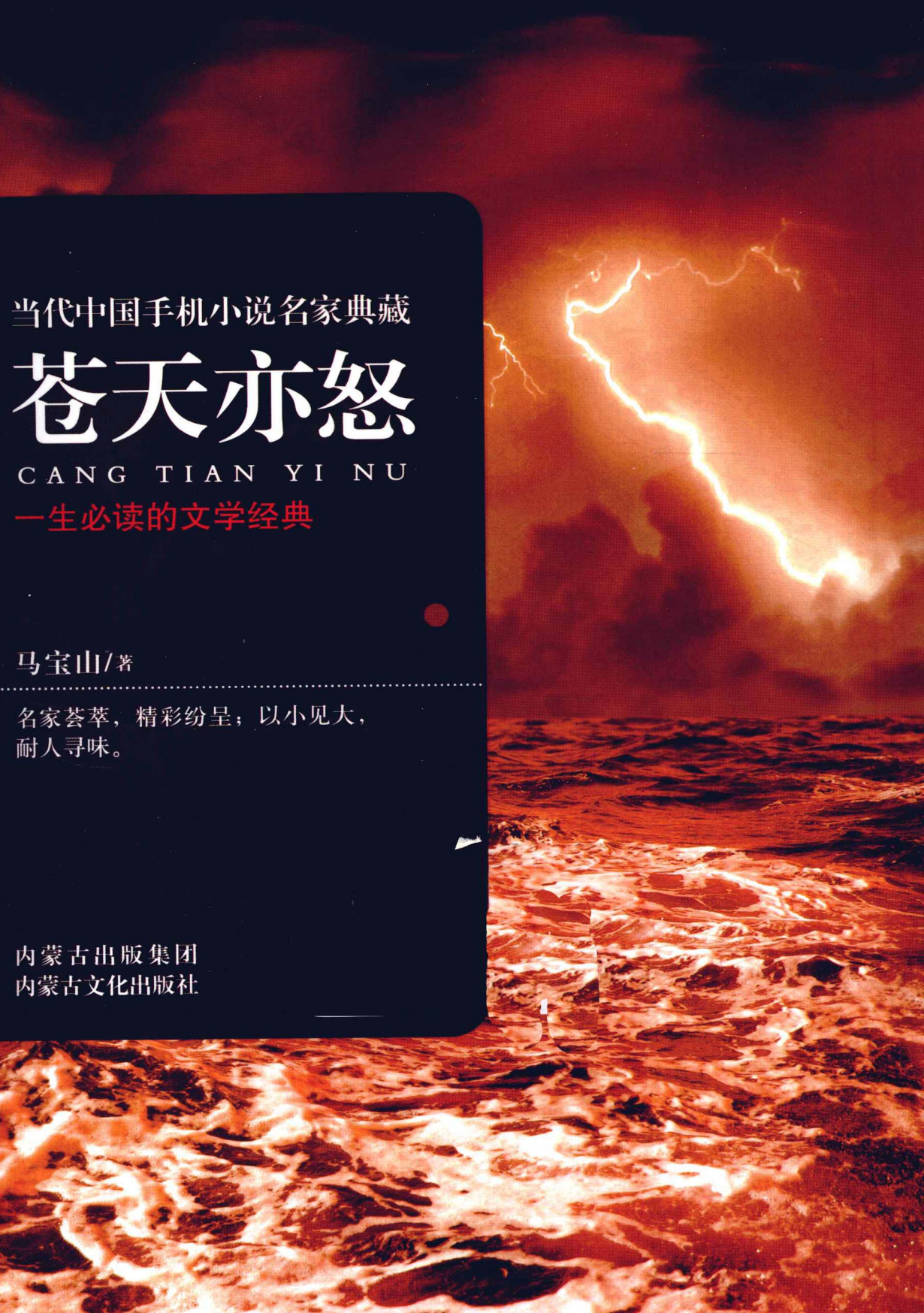
CANG TIAN YI NU

一生必读的文学经典

马宝山/著

名家荟萃，精彩纷呈；以小见大，
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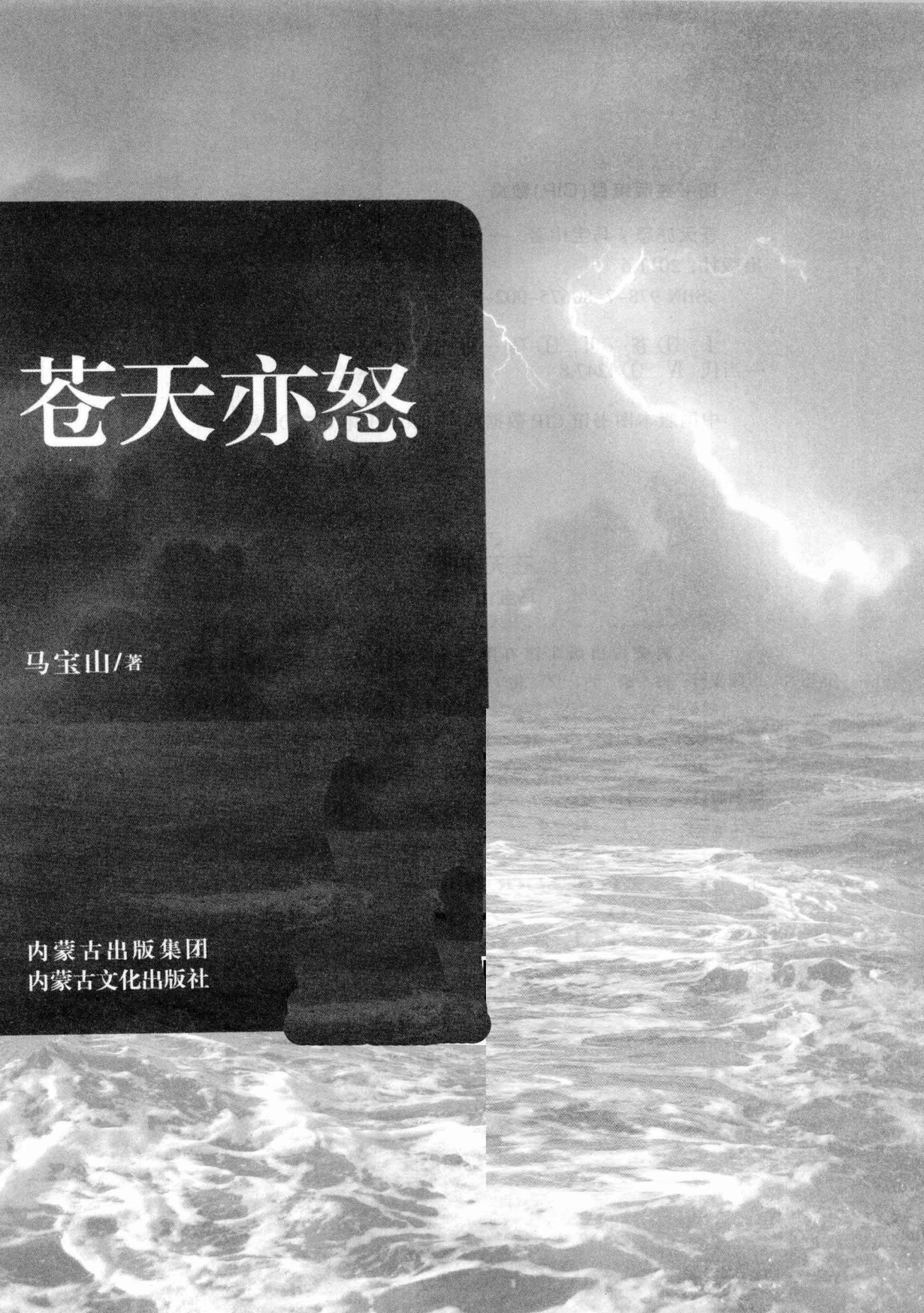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苍天亦怒

马宝山/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天亦怒 / 马宝山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675-902-8

I. ① 苍… II. ① 马… III. ① 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201 号

苍天亦怒

马宝山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包文明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45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978-7-80675-902-8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月 亮	1	陈裁缝	47
尼姑庵	3	世 仇	51
同 窗	6	董郎中	56
家 魂	9	赌 孽	60
神 贼	11	泰安药店	63
我三爷的故事	14	名 气	67
鬼 卦	18	天 机	69
心 杀	21	小城无名医	71
火 并	25	流泪的太阳	73
铁匠铺	29	智者陈平	75
中华魂	31	大将季布	78
佛光剑影	34	谋士周昌	81
叛 徒	37	毒梟吕雉	84
家 训	41	血 教	86
传家宝	44	理解遗言	88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90	老人与扒手	121
最佳人选	92	鬼 屋	124
迟写的祭文	93	我成长故事	128
廖师傅	96	风 墙	132
师兄董大	101	父亲的幸福观	135
一对“辩友”	104	格色的四伯	139
麻子陈宝	107	以同志的名义敬礼	143
师傅点燃的一盏灯	111	光 荣	146
画友章亦桐	113	金 子	148
我不会笑了	115	终极对话	150
没有永远的朋友	117	苍天亦怒	153

月 亮

三十年前。铁，七岁。

晴空朗月，铁和爹坐在篱笆围的小院坝子里，爹嘴里叼着烟袋，摇摇晃晃的烟弥漫出满院的苦辣。铁端一碗稀饭，月亮沉在碗底，如丸，诱人地馋。铁的眼从碗里移到中天，痴痴地看着月亮，忽然问：

“爹，你说，月亮像不像一张蛋黄煎饼？”

爹仰起脸，也痴痴地看了一会儿月亮，说：“不，不像蛋黄煎饼！”

“那，你说像个甚哩？”

爹嗨嗨地笑了，说“像西院鹅的脸盘子。”

鹅是个寡妇。

铁怎么看月亮都不像鹅的脸盘子，铁就觉得月亮像一张圆圆的又香又甜的蛋黄煎饼。

后来，鹅就成了铁的后娘。

三十年后，铁作了爹，儿子叫强，强七岁。

也是一个晴空朗月的夜，爷、爹、孙子坐在青砖墁地的大院坝子，爷嘴里叼着烟袋，烟火一闪一灭如萤。爹嘴里衔着一支纸烟，烟火一闪一灭如星。强坐在爷和爹中间的石凳子上写作文，题目叫：月亮。

强仰着脸，很仔细地观察月亮，忽然问：

“爹，你说，月亮像不像俺娘的眼睛？”

爹吐掉嘴里的烟蒂，抬起头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月亮，说：“不！不像……”

“那，你说像个甚哩？”

爹嗨嗨地笑了，说：“像西院秀秀的脸盘子。”

爷恶恶地爆出一句：“放屁。”

强就问爷：“爷，你说，月亮像个甚哩？”

爷没有抬起头看月亮，却笃定地回答孙子：

“月亮像野滩上晒干的牛粪。”

强，不同意爷说的牛粪，也不同意爹说的秀秀的脸盘子，强怎么看月亮都像娘的眼睛。

强的娘埋在村外的月亮泉畔，坟草枯荣几春秋，强已经记不得娘的模样了，可永远忘不掉娘的那双美丽的眼睛。

娘的眼睛像月亮那样：清澈、透明、恬静、温柔。

强就在作文本上写：月亮像妈妈的眼睛……

尼姑庵

山上有竹，竹是紫竹。山下有庵，庵是尼姑庵。

尼姑庵里有两个尼姑，50岁的老尼是师傅，16岁的小尼是徒弟。师徒两人每天作课、诵经，接纳并不多的香客的施舍。她们在晨钟暮鼓声中悠悠度过岁月。

庵前是一条河，河边有一所茅屋，茅屋前边是新开辟的一片田园。一对年轻的夫妇在田园里春播秋收，日月在这对夫妇的欢声笑语中欢快地流逝。

青灯独处，作课的小尼姑常常被田野上飘来的欢声笑语打断思绪，她想：男耕女织的生活真幸福啊！

小尼姑常到小河边汲水，这就常常与耕田的青年夫妇相遇，时间久了都相互熟识了。风天雨天，年轻的农夫还帮小尼姑把水挑到庵里。一天，小尼姑又到河边汲水，正好耕田的年轻夫妇也在河边小憩，这样就有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农夫问：“小师傅每天在庵里做什么？”

尼姑回答：“作课、修道、求来世……”

农夫又问：“求美满姻缘？”

尼姑又答：“出家人清心寡欲。”

“求高官厚禄？”

“僧尼戒律，淡泊名利。”

“那么，求荣华富贵？”

“佛门讲究宁静致远，幽意闲情。”

农夫哈哈大笑：“莫不是小师傅还修来世再做小尼么？”

小尼姑眼里就多了一些迷惘，她遥望山下那座清冷的尼姑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想，我修身养性，假如有来世还做小尼，那我今天还需再求吗？

小尼姑轻轻抹去两腮上的清泪，挑担回庵了。

河岸上，年轻夫妇的对话还在继续，只是多了几分戏谑的味道。

男的问：“假如有来世，你求什么？”

女人说：“你猜猜……”

“求高官厚禄？”女人摇头。

“求荣华富贵？”

女人又摇头又摆手。

男人“哦”了一声：“我明白了，你一定是求来世做个清清静静的小尼姑……”

女的就用小拳头在男人的胸脯上捣：“你坏，你坏，你真坏！”

男的就捉住女的手，追问：“那你到底求什么？”

女的面如霞霓，说：“不求高官，不求富贵，只求来世好姻缘，只求来世再做你的娘子……”说着，女人就投进男人的怀中，俩人在河滩上嬉作一团。

河岸上的对话，河滩上那对情人的嬉戏搅得小尼姑春心荡漾。小尼姑不再静心作课，不再认真修道，一副心猿意马的样子。老尼看出这个徒弟已和佛门的缘分尽了，就送她出庵门。

举目无亲的小尼姑暂落脚在河边茅屋里的农夫家，小尼不再叫小尼，农夫夫妇唤她小妮儿。

小妮儿就跟着年轻夫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家的粗茶淡饭竟使小妮儿更健美了，头上渐渐长出飘逸的秀发使她真正地成了一个美人儿。

还了俗的女人就有了俗人的性情，有了俗人性情的女人就容易创造出俗人的故事。总之有那么一天，天上的太阳白晃晃地照耀在大地上，树上的鸟儿也叫得那么悦耳，茅草屋的女主人从市集上买盐回来。一进茅屋就

“啊”地一声尖叫，接着“哇”地一声长哭，哭声一直伴着疯了似的女人的脚步跌跌撞撞来到河边。她想跳河，河水却浅。女人跌跌撞撞地爬上山崖，她想跳崖，崖却不高。后来女人就跑进山下那座尼姑庵。

青灯独处，寂寞了些日子的老尼姑很想知道眼前这个女子对今世和来世的企望是什么：“女施主，你在小庵是暂住还是久留呢？”

女人说：“久留，请师傅收我为徒吧。”

老尼又问：“你进佛门求高官厚禄？”

女人摇头。

老尼再问：“求荣华富贵？”

女人还是摇头。

“那么求来世姻缘？”老尼的话音未落，女人伤心的泪水从眼里流了出来。

.....

山上有竹，竹是紫竹。山下有庵，庵是尼姑庵。庵里有两个尼姑，一个老尼，一个新来的年轻的尼姑，她们每天在作课、诵经、求来世……

同窗

小城蒲河有个街巷叫方口井，巷口有两户人家，都是高门大院，门外各有两个齐人高的石狮子守在大门两侧，让人一看便看出这两户人家在小城里的显赫。

巷口西侧这家，是赵诗奉家。诗奉二十一二岁，是个秀才，最喜欢研读善写围墨文字。诗奉偶也捉笔画画，他喜欢画梅，那一朵朵梅，那一枝枝梅花树都被他画活了。

巷口东侧这家，是钱子越家，子越比诗奉长一二岁。子越很不喜欢那些枯燥无味的围墨文字，子越喜欢作诗填词。子越填词配曲是小城蒲河一绝。有时子越兴致好时还亲自抚琴吟唱，真是叫人艳羡不已。

诗奉和子越在方口井巷一同嬉闹玩耍长到六七岁时，赵钱两家不约而同都把孩子送到小城名师雅翁门下求学。诗奉、子越一读就是十二年。两个弟子同样聪明，也同样勤勉求进。只是两个人的性格有所不同：诗奉清高内向，子越伶俐乖巧。这二人谁会有更前程呢？涉世极深的名师也一时很难看出来。

小城每年在清明节都要搞一次咏诗会，方圆百里的文人雅士这天都要聚到蒲河咏诗唱词很是热闹一番。在这一年的咏诗会上，子越填词配曲，并亲自抚琴吟歌《风吟》一曲，竟然倾倒了几百名才子佳人。

也就在这一年的咏诗会上，一位名叫青竹的小家碧玉喜欢上了子越，爱得要死要活的，非子越不嫁。经媒人穿针引线，青竹就嫁给了子越。青竹很有姿色，也懂得些琴棋书画的技艺，与子越倒是很般配的一对儿。

子越常请同窗的诗奉来家里吃酒，两人中间摆上一张小桌子，叫青竹炒上几样小菜，二人吟诗喝酒，极是有兴致。有时喝得脸热，诗奉就多瞄几眼青竹，还会艳羡赞美几句。青竹就抿嘴笑，脸上也要红上一红，人面桃花，又增添了几分俏丽，这时的子越更是神采飞扬。

“诗奉兄，兄弟我艳福还不浅吧？吃酒，吃酒，咱今日一醉方休……”

诗奉也该婚娶了，他相看过几个女子，只是与青竹一比都不及她，诗奉便不娶。形影相吊的诗奉就埋头读书，长进更快，被顺天府尹看中，任了蒲河县知县。

或许是知县的公务繁忙，或许是子越不愿意攀龙附凤，这时同窗十多年的朋友渐渐少了往来。风流倜傥的子越常常出入堂馆、酒楼赋诗饮酒，到蒲河岸边赏柳。雨天还邀上青竹在八角亭听雨。当年爱得要死要活非子越不嫁的青竹，如今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美色温柔使子越变得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了呢？如若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种多么大的罪过呀！

青竹常常劝导子越要勤勉求进。子越不听，照样附庸风雅在风月场上陶醉。青竹就用一支削尖了的竹签弄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以此萌醒子越幡然悔悟。子越倒也被青竹的用心十分感动，却也怨天尤人，怪自己生不逢时，一天到晚唉声叹气。

癸巳年，清兵入关，一下改朝换代。满清人就招贤纳士，想用这些贤达的人来帮助他们治理地方。可在这偏远的小城哪有多少贤能呢？选来择去就是诗奉和子越二人。满清人就将这二人请去，言明委以重任。秉性倔强又为前朝七品知县的诗奉至死不从。满清人就砍断了他的双臂，满清人问子越：“先生，你也不想帮助新朝安邦兴国吗？”

战战兢兢的子越瞥一眼已经失去双臂，倒卧在血泊里的诗奉，说：“辞旧迎新，顺应天意，小人愿为新朝效力。”

子越就做了蒲河县的新知县。

那天，青竹正在巷口的方口井台上汲水，只见丈夫子越被八抬大轿抬着，由一班吹吹打打的响乐人前呼后拥由远而近来到了方口井巷口。

青竹不知缘故，拦住一路人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

路人讥讽地说：“娘子真是不知吗？你的夫君已做本县知县了……”

青竹心里颤悠，羞愤得脸上通红。她眼睛一闭，“扑通”一声跳进井里。

当人们从水井里打捞出来青竹的时候，她尚有一口气。这时诗奉空着双袖正好走到井边来，听说青竹因羞愤而跳井的事后，对这位女子的节列无比地钦佩。可是他想上前劝慰她几句的时候，青竹却死了。诗奉的目光在青竹的脸上流连游移了许久，说：“真是美玉无瑕啊！”

失去双臂的诗奉已是残疾之身了，然而敬仰他的人更多了。钦仰诗奉的妙龄女子也有那么几位想伴他终身，可是诗奉托词说自己怕误人青春，终是一个人的生活。

诗奉心里很苦，天下之大，可在哪里能找到像青竹这样的好女子啊！

家 魂

在我们马家套着四挂马车、种着百垧山地的时候，我爷爷马宇成要逼着他的四个儿子，在每天三顿饭前都要拾回一筐粪才能端饭碗。我十二岁的小叔背的粪筐拖在他的脚后跟上，小脚腕上蹭出厚厚的一层血痂，四季不断。

房廊下置一把藤椅，我爷爷坐在上面，手里捧着一本纸页发黄的古书晨读。小叔未拾到满筐粪，看着他爹的侧影，吓得双腿抖颤，竟挪不到饭桌前。爷爷治家严谨，满堂子孙就知道克勤克俭，兴家建业，马家的日子过得很是火爆。

“七七”事变，小鬼子占了咱半个中国，阜阳城里开进鬼子兵后，匪盗肆行，地方上开始混乱起来了。

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马家大门被擂得山响。爷爷从热被窝里爬起来，耳朵贴在窗棂上细听，院外人喊马嘶，就知道是土匪们来了。爷爷不慌不乱地穿戴齐整迎出去，洞开大门，站在院子里喊：“来客了，备饭。”

马家大院灯火通明，刀铲交错，杀猪宰羊，对这伙人马以宾客相待。

这伙绿林有四五十号人，为首者叫梅江龙，原是个教书先生，因为在学校推行新学受阻，又遭县督学的羞辱，愤而离校，走投无路入了绿林。我爷爷与梅先生在书房里坐了两天。第三天，梅先生把弟兄们召集在一起，说：“我与马老爷长谈，顿开茅塞。如今倭寇猖獗，杀我父兄，奸我姐妹，我等铁血男儿，在此国难民危之际不挺身而出就为家乡父老所不齿，我决意从今日起与小鬼子周旋，愿与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受我一拜……”说罢，梅先生拱手一周。

四五十号绿林兄弟齐齐地跪满偌大一个院落，喝我爷爷捧过来的一碗一碗血酒。梅先生打出抗日的旗号后，队伍很快发展到百余人，很英勇地与日寇作战，使小鬼子未能在蒲河立足。我爷爷对这支民间抗日武装多有接济。

这年仲夏，我爷爷在廊檐下看书睡着了，被过堂风吹得中了风，半身瘫痪，口齿不爽，卧床半年，再爬起来只能持杖而行。

得瘫痪的爷爷虎威大减。

这时候偷偷参赌的我大伯开始在家里兴风作浪，私心重的小婢装疯卖傻，另有几个兄弟妯娌们也因为我爷爷用银粮慷慨接济梅先生的队伍而怨声载道。大伯在暗中策划分家，并扬言以长子为由独占马家老宅院。

精明透顶的我爷爷看出：马家要败，马家的子孙要给祖宗丢脸了。

一天半夜，忽然从马家正房里窜出一条火龙，烈焰疯狂，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片刻功夫马家大院一片火海。除了后院两间藏书的小屋外，大火烧得马家片瓦不留。大人泣，小儿嚎，景象十分凄怆。

这时候，我爷爷从仅存的那间书屋里拄杖走出来，站到院中央，看了一眼断墙残壁和悲切已极的满堂子孙，老泪纵横。许久，老人家掏出巾帕擦净了泪面，精神一振，说道：

“孩子们，天灾人祸，世人难免，不必太悲伤。咱们再干，再挣，再重建家园……”爷爷器宇轩昂，声若钟鼎，全然不像个瘫痪的老人，使满堂的子孙精神大震。

我爷爷作主，将百垧山地一分为四，分给叔伯们，叫他们各立门户，重兴家业。爷爷哪个也不随，独居那两间书屋，闭门读书，一年余故去。

几年后，阜阳县城解放了，土改工作队进村，除我小叔划为富农外，我大伯、二伯和我爹都划为下中农。

后来，梅先生也解甲归乡，在我们村完小仍为人之师。多少年后，梅先生来我家说：“我猜测，那年你们马家的大火是有人蓄意燃放的。”

“谁?!”

“——你爷爷马宇成。”

神 贼

我二伯是个贼。

一向清白人家出这般不肖子弟，教半辈子书，讲一辈子道德文章的我爷爷就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爷爷几次动用法家，命几位叔伯们轮番在二伯身上棍棒相加。二伯拧着脖颈咬住牙不求饶。打到只留一口气时，抬进下屋冷炕上。二伯躺半个月爬起来，偷走了奶奶的一对手镯典到当铺，用换来的钱滋补了半个月身子，仍操旧业。

二伯窃技高明，从未失过手。

我们丑柳村西八里地是紫河镇，逢三集。二伯只要出现在集市上，满街的人都提着心，提防着身上的钱财被盗。甭多小心，每次集总有那么七八个人被二伯掏了包儿。细打听，都是些殷实肥主。被盗的跺脚大骂，二伯假装看不见听不到，四方步踱到乞丐帮里，大把地分给他们钱。老少乞丐们下跪，叩头，叫爷。

一天，二伯刚进镇口，被镇长吴方正拦住。把他带进街边的茶肆，坐到僻静角落。吴镇长叫过茶点，先呷了一口茶，问：“你是丑柳村人，叫马二魁，是吧？”

二伯端起吴镇长摆在他面前的茶盅，吹了吹茶漂，问道：

“镇长大人也摸我底细？”

“久闻大名，据说很有些手段呢。”镇长不无揶揄地说。

“雕虫小技，无足挂齿。”二伯喝了一口茶道。

“所窃之物何用?”

“一半供我吃穿，一半扶贫济困。”

“呵呵。”镇长冷笑，“这般说来，你还是这方土地上的贤明义士了?”

二伯从容镇静：“功过参半，以功补过，乃一介草民罢了。”

镇长晃了晃指上戴的金戒指，说：“你若在三天内将我指上戒指窃去，戒指归你，另赏大洋十块；窃不去，我将你送进县牢。如何?”

二伯起身，拱手告辞。

一日不见动静，二日不见踪影，第三日夕阳压在柳林梢头。镇长正要差人去拿二伯，只见二伯匆匆而至，站在镇长面前，一副颓唐倒运的样子，说：“镇长，您再给小人三年，我也窃不去您指上之物呀，就按您说的主意办吧。”

镇长厉喝：“来人，捆上送县!”

二伯“嘤”的跪在镇长脚下，哭求道：“镇长，你惩治我这个乡害，实在是为民办了一件好事。只求您亲手给我绑上，这就更显您功德神威于一方了。”说罢，二伯将手扭到背后。镇长就拿过绳索捆绑二伯的一双贼手。捆毕，命二乡保立即押往县牢。

这时，二伯慢慢地站起来，娇矜地一笑：“镇长大人，请看你的金戒指还在指上吗?”

一乡保眼尖：“镇长，戒指戴在贼人手上呢!”

镇长喝退乡保，立备酒席与二伯畅饮。

不久，燕州被鬼子占了，又没两天，一小队鬼子开进了紫河镇。镇长吴方正带领镇子上四五十个精壮汉子上了燕翎山打游击。

没出息的二伯则进了鬼子据点当差。

二伯当了汉奸，我爷爷无颜见人，就在列祖灵牌前喝了一碗盐卤，饮恨而死。

不知是燕翎山游击队过于灵通，还是小鬼子实在没用。今天被游击队截了粮车，明天又被游击队炸了军火库，没两天又中了游击队的埋伏。鬼子队长挨个换，个个都败在游击队手里。最后调来比狐狸还狡猾的小野队长。小野疑心内部有奸细，在暗中下功夫调查。败仗却一点不比前一任